

文化中国



文明之野 不到永州岂有诗

彭国梁◎著 卓雅◎摄影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

文化中国

文明之野 不到永州岂有诗

彭国梁◎著 卓雅◎摄影

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明之野：不到永州岂有诗/彭国梁 著；卓雅 摄影. —长沙：

湖南大学出版社, 2015.12

(文化中国丛书)

ISBN 978-7-5667-0897-7

I.文… II.①彭…②卓… III.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8910号

文明之野——不到永州岂有诗

WENMING ZHIYE——BUDAO YONGZHOU QIYUSHI

作 者：彭国梁(著) 卓雅(摄影)

责任编辑：刘旺 肖立生

责任校对：全健 责任印制：陈燕

装帧设计：山和水设计工作室

印 装：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 16开 印张：18.75 字数：288千

版次：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：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667-0897-7/I·88

定价：68.00元

出版人：雷鸣

出版发行：湖南大学出版社

社址：湖南·长沙·岳麓山 邮编：410082

电话：0731-88822559(发行部), 88821174(编辑部), 88821006(出版部)

传真：0731-88649312(发行部), 88822264(总编室)

网址：<http://www.hnupress.com>

电子邮箱：56181521@qq.com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，请与发行部联系

我的永州情结（代序）

彭国梁

说到永州，我真的可以说是如数家珍。

永州有一个柳子庙，供奉的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柳宗元。他曾被贬永州十年，写下了大量的诗文。其中最著名的散文是《永州八记》。中学时代，我们还读过他的一篇《捕蛇者说》，开篇便是“永州之野产异蛇……”

永州有一个大理学家，名叫周敦颐。

永州有两个大书法家，一个叫怀素，一个叫何绍基。

永州有一条河，名曰潇湘。“潇”是潇水的潇，“湘”是湘水的湘。潇水的源头在九嶷山，湘水的源头则在广西临桂的海阳山。一种感应，一种吸引，一种命中的注定，她们跳悬崖，越险滩，餐风露宿，穿过一个一个的峡谷，撞击数也数不清的暗礁，最终在一个叫萍岛的地方亲吻拥抱，然后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：潇湘。

永州有一个举世无双的碑林——浯溪碑林。

永州有一个岩洞叫玉蟾岩，它改写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史和工业文明史。

永州有一种神秘的文字名叫“女书”。

永州有一个人类始祖的陵墓——舜帝陵。

永州有瑶族的发源地——千家峒。

永州有千年古村上甘棠。

永州有千古之谜鬼仔井。

永州有……

永州太牛了，牛得一不留神我就四处夸耀，让好多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我的家乡便是永州。

其实，我只在永州呆过六年。三年读书，三年教书。读书是在潇湘旁边一个叫杨梓塘的地方。学校的全称是：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。教书的地方也是在潇湘旁边，一个叫冷水滩的地方。学校的全称是：冷水滩耐火材料厂子弟学校。从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，整整六年。

整整六年，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回忆。

有一个同学，仿渔翁，常常夜傍西岩宿；有一个同学，在码头边，爱上了一个理发店的姑娘；有一个同学，和一个医院的护士好上了，他们总喜欢坐在河边的沙滩上，数过往的船只，在沙滩上写字，然后听河水撩拨沙滩发出的声响。某一个夜晚，女的说，她最近练了一种轻功，可以从河面上慢慢地走过去，不湿鞋。说着说着，就真的飘了起来。男的急了，赶紧把她搂在怀里，很轻，人怎么会这样轻呢？然后，他自己也飘了起来。第二天，男的和女的说起这件事，女的说：她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梦！

当年，我在冷水滩时，还有两个同学，一个在煤炭三队，一个在地区商校。三天两天，我们就聚在一起，没事，我们就到河边走。一包花生米，几两“邵阳大”，我们的前途便充满了醉意。酒醒了，想起了远方的父母，我们的影子又在河中摇晃。

一九八四年离开永州，至今三十年。这三十年里，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回过永州多少次。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外地的同学中，我是回永州次数最多的。我太爱永州了，爱得似乎有些不讲道理。我是把永州当作第二故乡的。陆游诗云：“不到潇湘岂有诗”，真是太一语中的了。二〇〇四年，我和摄影家卓雅女士把永州的每一个县都跑遍了。柳宗元的“永州八记”，我们一记一记前往拜访；怀素种蕉到底在哪个位置，

我们也曾寻根究底；周敦颐的莲花开在怎样的池塘，我们曾在那塘边左看右看；还有那濂溪的源头圣水，我们也曾用那圣水清洗眼睛里的迷茫。舜皇山、阳明山，我们都上了山顶；东安广济桥、蓝山塔下寺、江华沱江边、江永千年古村上甘棠，还有宁远文庙、道州月岩、浯溪碑林……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们都流连忘返。那次，卓雅拍了成千上万张照片，我呢，归来之后，也写了好几十篇文章。照片和文章，里面所蕴藏的是我们对永州这个神奇地方的深爱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把这份深爱珍藏了十年，直到今天，我们才拿出来与同好者分享。

宋代有个画家叫周迪，他把对潇湘的爱，画成了八景：平沙落雁、远浦归帆、江村暮雪、山市晴岚、洞庭秋月、烟寺晚钟、渔村夕照、夜雨潇湘。清代的曹雪芹，把林黛玉住的地方，取名为潇湘馆，潇湘馆内，花开花落，怎一个“怜”字了得。昆明街有一饭店，也取名为潇湘馆，西南联大的吴宓教授见了，一声长叹，他觉得太委屈了潇湘二字，他忍无可忍，便把老板叫来，说他愿意出钱，请老板把名字改了，他说怕林妹妹不高兴。

不到潇湘岂有诗。我冒昧地改了两个字：不到永州岂有诗！

如果说，我这一辈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，那便是永州情结。

如果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，让我永远地牵肠挂肚，那个地方便是——永州！





目 录

愚溪 / 001
西山 / 007
石渠石涧袁家渴 / 013
小石城山记 / 019
夕阳下的黄溪 / 024
回龙塔 / 029
萍岛 / 036
独钓寒江雪 / 041
朝阳岩 / 046
柳子庙 / 050
香零山 / 056
文庙、武庙、法华寺 / 061
绿天庵中醉和尚 / 070
难得的码头 / 077
两游舜皇山 / 081
东安广利桥 / 088
东安芦洪市 / 093
浯溪碑林 / 101
阳明山的一天 / 111
蓝山老县城 / 1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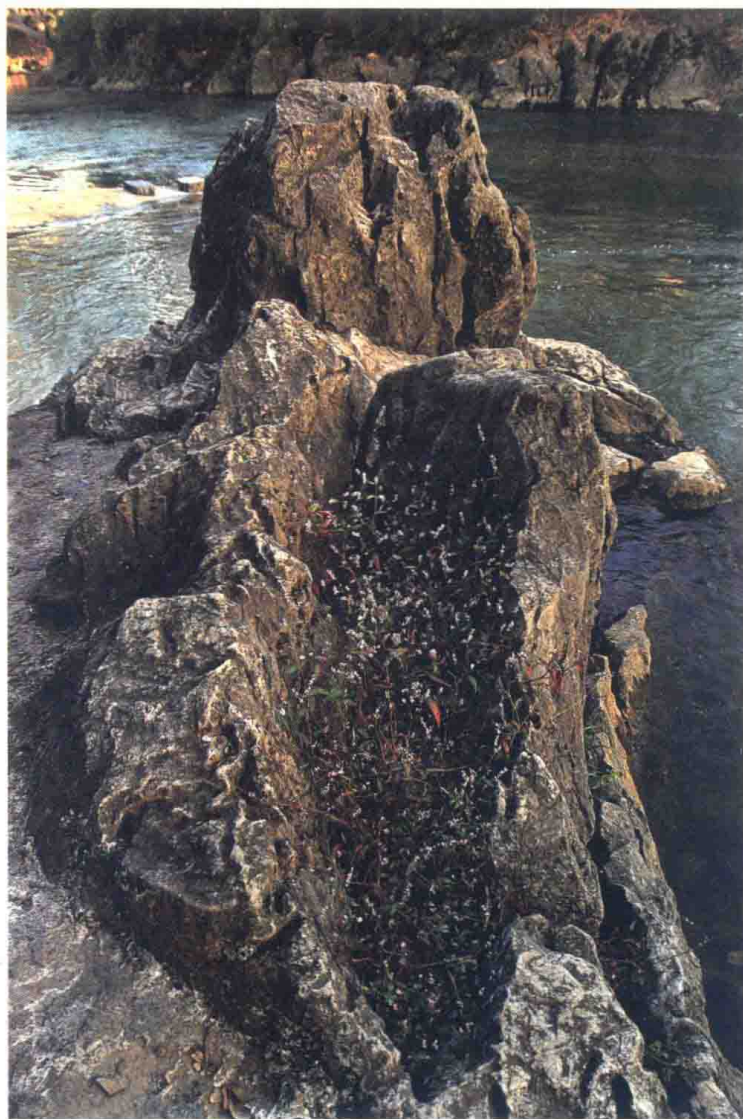
蓝山塔下寺 /	125
斑竹 /	131
瑶家村寨 /	137
赶集 /	144
沱江边 /	150
阳华岩 /	156
千年古村上甘棠 /	162
寻找“千家峒” /	168
江永女书 /	175
水口庙古戏台 /	182
路边的银杏 /	187
一棵大树和一个村庄 /	192
云龙牌坊 /	198
小桃园和琵琶岗 /	204
万山朝九嶷 /	212
玉琯岩 /	218
画廊落日 /	223
宁远文庙 /	228
濂溪一脉 /	234
道州道上 /	242
月岩 /	248
玉蟾岩 /	254
鬼仔井 /	260
两河口 /	265
永州的岩洞 /	270
永州的老屋 /	280
后记 /	291

愚溪

这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溪。

朴实而又简陋。它从数十里之外的戴花山、太古源、小桃源弯弯曲曲地流过来，汇入潇水。小溪旁，曾经住着一户冉姓人家，故人称冉溪，又因缺乏治理，溪水污黑如染，又有染溪之名。这样的一条小溪，如果没有一种文化的浸染，如果没有一个著名的文化人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





联系，那么，它就会像千千万万的小溪一样，流自然是本本分分地流，但要变成一条让世人都为之瞩目的小溪，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。

凡永州人和到过永州的人都知道，自从柳宗元从长安贬到永州，自从柳宗元从潇水之东搬到潇水之西，并在冉溪的不远处筑屋而居，这溪也就改名叫愚溪了。

柳宗元为何要把这溪改名叫愚溪呢？这话说来就有些长了。话一长，听的人就烦，那就长话短说吧。唐元和五年，也就是公元八百一十年，柳宗元被贬永州已经五年了。开始，柳宗元对朝廷是抱有幻想的，总以为“柳司马”“司马”不了几年，就会被朝廷召回，就会让他再回长安去

施展他的抱负。可是，他的脖子望酸了望长了，北方，可恨可气又让他牵肠挂肚的北方，依然是灰蒙蒙的一片。偶尔有一两只鸟从空中飞过，可没有哪一只鸟的叫声与他相关。

他的心灰了，也冷了。

干脆，就在永州扎根算了。当一个地地道道的永州人又如何呢？那些农人，那些渔人，不照样过日子吗？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，建几间房子，把什么鸟朝廷甩得远远的。

说干就干，就在冉溪的旁边，建起了一座新居。

背靠西山，面临冉溪，那时候的地，也不像如今这么金贵，占地稍稍大一点，栽花栽竹，还可种橘。可以想象，新居落成之后，柳宗元是有了些安慰的，至少那颗落寞的心不像在潇水之东那么惶惑和空虚了。

“司马”是个闲职，地方上也没有多少具体的事要他去做，他也明白，一个闲人要是操别人的心太多了，那别人是不会太高兴的。一个人总得找些事做吧。门前这条脏兮兮的小溪，为何就不能让它变得清澈一点呢？再者，这溪的两岸，总还得添些亭台楼阁什么的。对，就在这条溪上来做点文章。



这条溪有几十里长，该筑堤的要筑堤，该栽树的要栽树，该疏通的要疏通。这种事，一个人是干不成的，有钱的要出钱，有力的要出力。为此，柳宗元是花了不少心思的。后来，这条溪终于水变清了，两岸的树也绿了，溪中的鱼自由地游着，就连岸边的石头也仿佛扬眉吐气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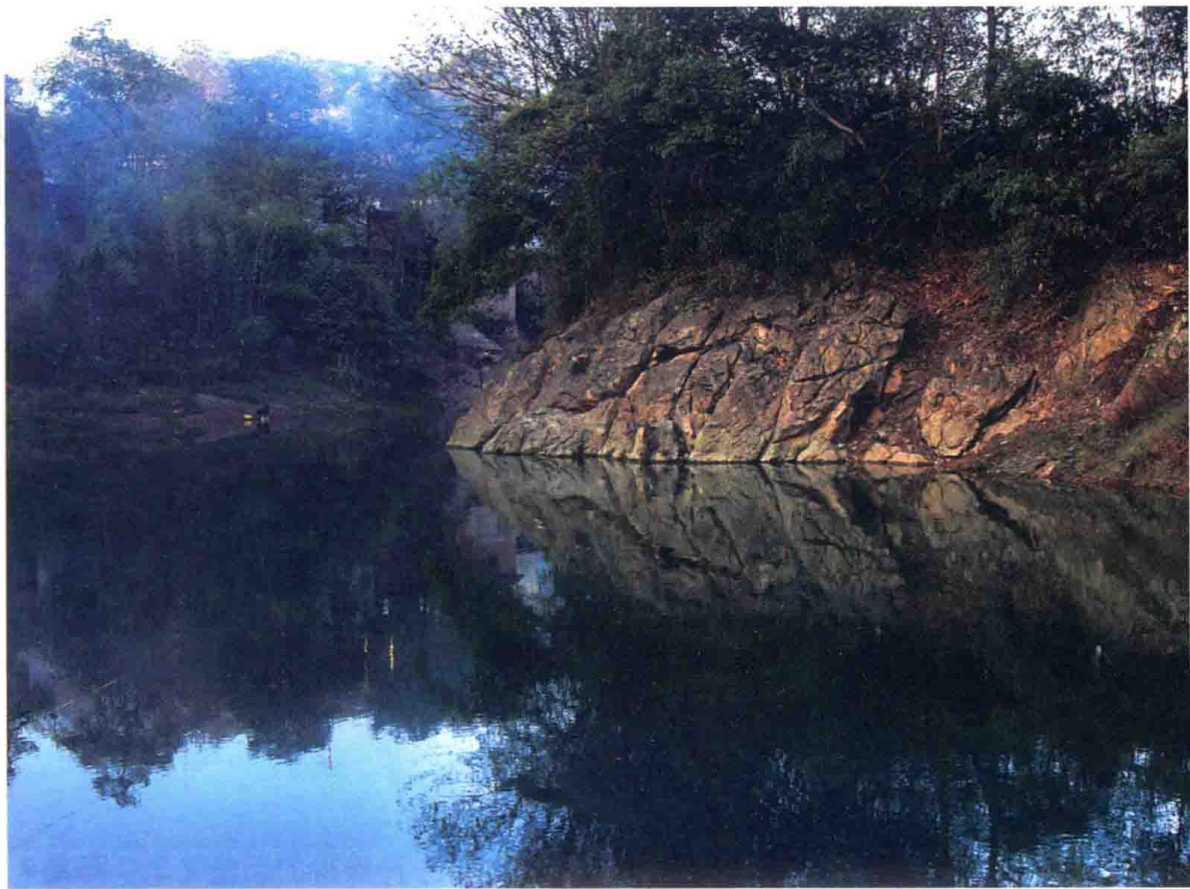
一篇文章，要做就把它做好。不是有人说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吗？治理一条小溪，其道理要说也是可以往大处说的。再污浊再破败的溪，只要你下决心去治，它终归是可以治好的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再来一个锦上添花如何？就在自己家的附近，就在愚溪的两岸，再修亭，再筑岛，再建堂，再引泉，再挖池，再排沟，再砌丘……

柳宗元在这一个时段，他是相对充实而又愉快的。

那么脏乱差的一条小溪，眼见着就变得可人了。小孩子可以在其中游泳了，妇女们也可以在溪中洗衣和浣纱了。他呢，茶余饭后，也可以“引杖试荒泉，解带围新竹”了；有时，那位叫“谢山人”的隐士来了，还可以两人一道在溪边走走聊聊，看山看鸟，“霞散众山迥，天高数雁鸣”。至于说，“幸此息营营，啸歌静炎燠”，那就有一点勉强了。柳宗元不是陶渊明，他不是为了躲避官场的争斗才到永州来的。因此，这“幸此”二字就带着一种阿Q的味道了。他的心不静，也就无法自然凉。于是，便要大声地歌唱来缓解炎热。试想，这种方式能将炎热缓解吗，只怕越唱越会满头大汗。

柳宗元忽然就想，他这么忘情于山水，外界的人会怎么看他呢？这人想当官，可朝廷不买账，被贬到永州这蛮荒之地来了。他还是不安分，他没有一颗平常心，他拿一条小溪在做试验，他贼心不死，他他他，柳宗元出了一身冷汗。

与其让别人乱说，还不如给自己找个台阶。是的，一个无事可干的闲人，没事找事，为了打发日子，干了一系列的蠢事。那就干脆一蠢到底，将溪、丘、泉、沟、池、堂、亭、岛一一赐名为愚，即愚溪、愚丘、愚泉、愚沟、愚池、愚堂、愚亭、愚岛，正好八愚。八愚也就是八景。“于是作八愚诗，纪于溪石上”。诗到底写了些什么，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。而且，除了愚溪之外，其余的七愚，具体的遗址何在，从古至今，文人雅士争



来争去说长道短，依然是一个“千古迷”，只留下一篇《愚溪诗序》让人吟诵与感叹。

愚溪，我是情有独钟的。在永州求学三年，我不知有多少次在愚溪旁流连，之后，我一有机会到永州，总要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愚溪。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《愚溪》的小诗，其诗曰：

远古的溪边

必定有个傻女子

漂洗

人人怜爱的悬念

悬念细细流

流到今天
今天
总有些傻傻的书生
沿溪而上
寻觅那一泓甜甜的
撩人的泉源

远古的溪边，那傻女子是谁呢？也许，就是柳宗元的女儿。柳宗元在愚溪边的小屋里过起了农家的日子。他的夫人过世了，他的一个侍妾也没和他一道来永州受苦，侍妾曾和他生下了一个“和娘”，不久，“和娘”也夭折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永州最初的几年，柳宗元在家庭生活上也是非常孤苦的。自搬到愚溪边上，生活有了稍稍的安定，柳宗元也就和当地的马氏女雷五之姨同居了，并生下了一个女儿。这女儿自然就成了柳宗元的掌上明珠了。

那溪边傻傻的女子，让柳宗元感到了一种难得的天伦之乐。那是上帝派来给柳宗元疗伤的天使。要是柳宗元能真正地把愚溪作为自己的知己，“以愚辞歌愚溪，则茫然而不违，昏然而同归，超鸿蒙，混希夷，寂寥而莫我知也”，并真正地“乐而不能去也”，那么，我认为，他老人家的晚年是可以在侍妾雷五之姨和女儿的陪伴之下，从从容容地得到一种享受的。

然而，不久，柳宗元又被朝廷玩弄了一把。这是后话。

在永州十年，柳宗元在永州的愚溪旁住了五年。从三十二岁到四十二岁，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，就这么过去了。站在愚溪岸边，柳宗元有些依依不舍，可舍不得离开，也要离开。何况皇命难违……

柳宗元乘着船离开了，而愚溪却永远地留了下来。留下来的愚溪清清地流着，一千多年了，只要你有心蹲下来，往水中细看，无论你蹲在哪一块石头上，都能看到柳宗元的影子。细听呢，说不定还能听到柳宗元的爱女拍打着水的声音。



西山

—

在永州，说到山，恐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宁远的九嶷山，双牌的阳明山和东安的舜皇山。这三山，现在都是受到保护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了。至于说到这西山，那就非得把柳宗元先生抬出来不可，否则，那西山就和我的老家岭前坳后所看到的山没有任何分别了。



唐元和四年，也就是公元八百零九年，九月二十八日，柳宗元在潇水东岸的法华寺西亭上极目西望，忽然发现对岸的西山有些异样。我琢磨着，那一天的柳宗元是喝了些酒的，是有了几分醉意的。不然，对岸那平日不知看了多少遍的西山，怎么会引起他那么大的兴趣呢？

醉眼朦胧中，西山完全变了，变得有点像“海市蜃楼”般的一座山了。走，乘着酒兴，看看去。“遂命仆人过湘江，缘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穷山之高而止。”柳宗元毕竟还挂着一个“司马”的闲职，这样的登山还是很有几分官场的余威和排场的。

到了山顶，柳宗元席地而坐。哎呀，怎么几个州的土地都在自己的脚下？居高临下，一股豪气油然而生。那些起起伏伏的山峦，远在天边，现在看起来，真如同一只一只的蚂蚁。那些低洼处，有的就像蚂蚁窝，有的就像蚂蚁洞。柳宗元发现这西山，真不是一般的山。

这西山非同凡响，这西山卓尔不群；这西山与天相接，世间的万事万物尽收眼底；这西山有一股浩然之气，让人心胸开阔神清气爽；这西山奇这西山怪这西山高这西山大，这西山的峰巅就在自己的屁股底下，